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觀漢記卷十三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劉星軫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顧思之杜詩薦湛

疏（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從封不其侯遣就國）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齠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 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鰒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 案晨湛少子翕孫 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追封諡則鄉哀侯（宋范書本傳霸）有威重爲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 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 為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令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

悦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不糴弘怒悉賤糴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為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為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歙

歐陽歙案范書本傳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歙七世皆為博士歙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歙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宋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拒

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下文闕浮為司空責國恩以為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

輕哉為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

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為太子太傅及

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

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强

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

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

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為大

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為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户

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

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于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于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强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

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强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幷之民萬里之統海内賴安後輙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强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

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儌幸之望蔓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宫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横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灾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

為蟲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為光禄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禄禄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

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為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為大司空務于無為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為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為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為大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輙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

數四引見為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輙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及未毁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

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袷祭以冬十月冬者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
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袷遂定純臨
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于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
傳國爵于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
翕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
臣臣時在河南冢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
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

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為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横上疏薦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勢豈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淩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為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

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

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柱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案范書本傳憙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為

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

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輙為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救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輙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為趙憙

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脩不實免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為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

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東觀漢記卷十三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為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吴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彭説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令公誰為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

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

即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為殺羊具食鮪曰身為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即自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旦悉衆出降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徙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毋前叱狗而永即去之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宋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

使營尉李匡先反湼城開門内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湼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名郡府丞謂曰方今

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為司隸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寨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

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軍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隷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

高者也上悦永以度田不實被徴（案范書本傳時永為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具以為兖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昱永子）沘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隷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為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為上黨太守

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與此異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以受重任怨邑背前約乃遣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大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

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湼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

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揺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跡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

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内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説吴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始二年吴漢為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苗曾衍時為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為楊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

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寛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濵風腾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懐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日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

洽其猶順鸞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餓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

賊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伏必須良才宜改

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

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起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
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為衍勸鮑永之詞與此異
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
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
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卧引刃斫之豹
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

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黄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為尚書郎時事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簒位潛忌閎乃出為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内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十四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

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户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檐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

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嘆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儒者稱之數嘆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黄鵠羣

翔所謂神人以和荅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爲六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日食鴻爲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

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宋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柴彪秉子官至玄菟大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强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輙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懐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為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

時反覆惟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恱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絶俄而丹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輙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

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删諫上不聽删以頭軔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使黄門脅導惲令為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

長短而痛二父雛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即將客遮雛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内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

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慙不知所為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為上東門候光

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閒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為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為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止

於野亭須期乃入仮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内汲人）建武元年為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省見功

多時人方於呂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語前有呂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為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

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内侯為武都丞妻時在郡為隗囂餘黨所攻殺大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于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分俸禄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堪南陽宛人）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堪為蜀守）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為箄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為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案此句疑有脱誤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颯

衛颯案范書本傳颯字子産河南修武人為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案酈道元水經注作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緼著衣民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温煖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

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為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為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
俊乂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
輙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
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
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
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
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
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為武威

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為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案范書本傳曄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

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賍為市吏饋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調賍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賍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枝權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賍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

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河內懷人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

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閲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為人大志不

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恒為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

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為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為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踈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秉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

鉛刀一割之用　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既服疏勒于闐欲因此巨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

建初八年稱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黄麾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

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戸千封超為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

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為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長子雄子）尚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 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 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 案衆興子 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為通籍遺縑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盧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

氏有謁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為匈奴所殺

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為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

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字辯卿代郡人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上疏曰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案范書本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議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上奏不宜立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後文闕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寠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園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為議郎（案范書榮傳引閎弘俱為議郎與此稍異）車駕幸太學會

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宋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

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間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

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輙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辯説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户後以五更禄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為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 范書本傳郁字仲恩郁兄子名汎 顯宗

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大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

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絶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幷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
郁第三子見書本傳焉字叔元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良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麤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仲子順子舉孝廉為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歛歸葬服

喪三年為立祠堂盡禮而去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之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礹

桓礹_{案礹鶯子范書本傳作彤一名儼}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礹到吳郡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粮食布帛牛羊一無所

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絶才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即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貸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

共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為讖記以誤人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讖譚上疏爭之此二句即疏中指斥讖記語前後文闕譚譏訕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為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

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廵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家范書本傳昆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刳瓠葉為俎豆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軼昆子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洼丹

洼丹字子玉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洼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

謂馮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馮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馮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至禁錮世以是為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馮出自繫廷尉詔引見馮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茍活誠慙聖朝上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馮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重坐五

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弁長

弁長字君高（案范書本傳長樂安臨濟人）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為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案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

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晝即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

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宇傳子普普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玄

張玄字君夏（案范書本傳玄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

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宋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莽時為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即國師公之誤末者惟硯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邯

丁邯宋邯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昭注引趙岐三輔決錄注云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高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

温序

温序字次房宋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別

將茍宇所拘劫宇謂庨曰子若與我并㦯同力天下可圖也庨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庨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案范書本傳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

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于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為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

劉茂

劉茂守子衛（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茂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為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

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稅吏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饉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跱衝馬驚觸虎

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為魚復長

楊正

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為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

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心君子謂之知命知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益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駰

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案駰篆條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

踈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駰子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殽饍殫極滋味不問餘産

崔寔

崔寔案寔瑗子范書本傳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民不知紡績而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

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為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

黒異罷賊問所以云黒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東觀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逄萌

逄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搗地歎曰大丈

夫安能為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罌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孺仲太原廣武人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戸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勿役于物與周黨相

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貢為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為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為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

市吏後買輙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輙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幓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

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齓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六